

NEW ART

封面故事

亞洲當代藝術新世代 The New Generation of Asian Contemporary アジアン コンテンポラリー 新しい時代へ

沒
有任何關係可以填滿我，
我是男人也是女人，
只有面對每一刻都存在的各種面向，
才能真實的讓我們圓滿。



Ling Yung Untitled 2018 Mixed media on canvas 130 x 81 cm

令詠

1992年生於台中，畢業於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儘管對美熱愛，但求學時候便對於現今服裝設計中冰冷快速的時尚感與模特兒形象產生質疑，因而開始獨立創作，講求作品中的溫度與觸感。畢業後曾擔任舞團與舞台劇服裝設計，現專職創作，生活工作於台北。2017年於亦安畫廊台北推出個展【令詠 — Pumaconcon】，並預計2020年於Each Modern亞紀畫廊帶來最新個展。

Ling Yung 令詠



Ling Yung Untitled 2018 Mixed media on canvas 105 x 170 cm

在極端的陽與陰之間

圖片／亞紀畫廊

作品裡，我從來沒有界定人物的性別，我不覺得它應該是男是女甚至是人。就像宗教裡的神，它一直以來都是個精神象徵，遇到了不同民族衍生出不同的形象。如同菩薩，在遇到了不同的時代和不同民族，也就產生了不同的性別。絕大多數人會說我畫的是女人，胖女人。

在我最愛的電影之一——《羅馬ROMA》，我看到了和我的作品裡所傳達出一樣的精神。印度信仰裡，陰性與陽性是同時存在於每一個人身上的，無論是男是女，我們都同時擁有兩種能量，每個人都存在於極端的陽與極端的陰之間，偏向陽性多一點或偏向陰性多一點。

這種陰性的能量被稱為薩蒂，意思為生命力。陽性的能量則稱為濕婆。薩蒂包含了生命所有的面向：慈悲、喜悅、溫柔、包容等等。也就是現今社會中所讚揚的正面女性特質，但我們不可避免的得談到它的負面內容。薩蒂同時也主宰了死亡與黑暗，毀滅與重生，瘋狂、善變、非理性、情緒化等等。

而《羅馬ROMA》裡的所有女性成人角色，都完整的呈現了以上所講的陰性力量。在社會所認定的情緒化、瘋狂之外，還有一股來自深沈的包容與後盾，一股強大的修復能力。外人看似一個瘋婆子，可是她卻如此的自然健康。在我作品裡的——胖女人，也就象徵著其精神。一個扎根於土地厚實的力量，不論從多高的地方墜落，在最黑暗的底處，總是有雙雙臂接著你。像是露易絲·布爾喬亞對蜘蛛的意象一樣，這也是我對於陰性力量最著迷的地方。



Ling Yung Untitled 2018 Mixed media on canvas 92 x 103 cm

我不認為有所謂的女權主義，而應該是男女平權、多元平權，到最後的萬物皆為平等。因為每個人的內在，永遠都住著一個男性與一個女性，當我們試圖著抗拒任何一部分時，我們的能量反而會被卡住。所謂的「無陽則陰無已生，無陰則陽無以化。」

我目前在持續創作的一個系列裡運用大量的紅色，紅色之於我象徵著生命最原始的狀態。不論任何人種，在肌膚之下都是一樣的肉身。紅色的血，紅色的肉。在父系社會之前的石器時代裡，女性的身體被視為一種神聖的容器，連接天的器皿，因為女性的身體會隨著月亮的圓缺而流血，且能夠神奇地生出孩子。大片的紅色顏料覆蓋畫布，畫面回到了母親子宮，一個全世界最靜謐的地方，一個原點，在此，一切皆未顯化，可以永遠當個「孩子」的地方。這個狀態其實會以很多形式反覆的在我們日常出現，例如呼吸和吸氣交界的那零點幾秒、睡眠和清醒中間的短暫時刻、生與死的交界時刻。

每個生命形式都代表了一個世界，一個宇宙經歷個體的獨特方式。當你的形式瓦解時，一個世界就終結了，但那僅僅是大千世界裡的其中一個。

人類正在面對了一個殘酷的選擇：進化或是滅亡。或許我們已經走到了神話、意識形態的盡頭了，也或許科技可以帶領我們走向更高的向度去，但不可否認的事是，我們必須進入身體裡才能超越自己，然後知道，原來我們不是我們的身體。

在進行創作前，我總會儀式性的清理自己內在狀態，多半是安靜的打掃周遭環境，好讓自己達到一個最適合做創作的模式，這種模式是來自一種全然的臣服。在創作的過程中，時常會感受到一些許久未曾出現在腦海的記憶，甚至回溯至兒時所做過的夢境。其實我常覺得自己是個沒有回憶的人，總是想不起以前到底確切的發生了什麼事。但只有在創作的過程中，這些曾經經歷過的感觸



Ling Yung Untitled 2018 Mixed media on canvas 114.5 x 91 cm

才會慢慢回來。所謂的感觸並不是指一件明確的事情，而是一個超越語言之上的悸動，是喜悅的也是傷痛的，時不時的會大笑或爆哭。像電流一般在瞬間內貫穿全身，有點像穿越時空，可以瞬間重回人生不同時期的不同狀態，在這個時候我才能全然的接受自己，允許生命力透過我而流動，與生命合一。其實不是我在活出生命，而是生命經由我活出來——我是舞台，生命是舞者。目前來說，只有在創作的時候才敢放任自己的天真、無知、狂妄、幻想。在經由一次次的人際關係挫敗之下，我知道這些東西在一個被社會化後的成人身上是不該被看見的，我會當一隻乖狗狗，把社會不願看到的壞行為都收起來。但在創作當下，太放縱的感性常常導致的是無法控制的情緒，正負能量的過度交替。即便有時悲觀過度，我還是無法放棄活著這件事。有個聲音會告訴我，如果現在死掉就太可惜了。我認為最難的修行不是隱居山林獨自閉關，而是如何在世俗紅塵中還保有一股清流。

——令詠於 2019.04.19



Ling Yung Untitled 2018 Mixed media on canvas 81 x 130.3 cm